

海上 著

自由手稿

你践踏的地方

曾栖息着我的眼睛

香港正轩文化艺术出版社

那宽阔河谷巨石上睡去的诗者

——致海上

发星

蛮

他梦见河谷上纷纷的卵石回归，进入到山体处子的树根之中。而他，是那最亮的一块。整个颜色，散发着黑黑的蛮。蛮是许多虎在山中跳，像此刻的“火把族”那些盛开的红裙与恋歌们，随着满山滚动的洋芋与玉米仔亮出自己雪白丰满的部位。蛮的王，来到大凉山，你是主人，从毕摩吉庆经文念诵的那一时刻起，你的眼睛便蓄满山里清澈的水。王，张开在河谷上的巨石是粗砺的，它像剑刺进你的思维，生出许多野草与怪夜；

绪言

而它更像巨掌，把一个南方流浪的诗者卸下劳累与困顿，把喧嚣与灯红关在山门之外……。此时你是赤裸的，圣洁的纯净之水从植物与山脉的鼻梁上流淌过来，便燃烧了你这颗粗糙的心。49年，近半个世纪，你是一匹自由狂奔的狼，从北方的冰寒到南方的温柔再到大西南的野性，都被你锋利的爪——切割。49年，不相信你的容颜展露在我面前是如此年轻。49年，载着中国民间先锋诗歌的命运你走成一块润泽的铜……。此刻，我们谈那些山外的名与利；此刻，我们从你站起在巨石的瞬间，发现一个奇异的景观；你披着的族人黑色斗篷多像一只鹰啊。真的，毕摩在你的不远处停住了念经，他急忙往寨子里赶，说他看见了真正的“蛮”，他们血液呈黑色，他们唱歌如饮酒，他们豪侠如古士，他们看见亲爱的兄弟会闪动真诚的目光……。蛮的王，你回到了家，你那豪饮烈酒的姿态只有在族人的杯盏中才时隐时现。毕摩念经，他的羊皮鼓节奏密集。我们看见生命的跳动是获取幸福的唯一手段。

粗

粗是你诗歌语言的美感，粗和硬、坚、铁、自然等构成你诗世界的特殊内质。粗与原初的初同义，是出自人自然情感的初性喷发与处子之香。粗使你有别于那些细与浅的诗歌形态，形成厚重、浓密、大气、龙泽般的诗歌氛围。像大地上堆满了金黄的粮食，它们是自然的、灿烂的、新鲜的、散发生命生存本身气息的。粗在这个时代乃至整个艺术语境中日渐稀少。因为文时的进程发展剥去了人类的自尊自爱自然的芳香服饰，而

绪言

涂抹上一些在阳光与水中很快稀释与溶解的浅薄之物。人从森林走向城市，不断地放弃与丢掉了许多自身的气质与粗。而城市的精进与空气无不在消灭人自我的本身优势与自然寿命。所以我这里推崇海上并获取共鸣的原因，是我在其粗质的诗歌元素中看见人类生存的优质矿藏的堆积与保留。当许多中国诗人把西方的东西捧着圣餐的时候，海上相袭并耕的创作思路与根系始终是中国传统优质文化的阐发与延续。从1986的“两展”上海上树立的“东方整体思维”到90年代的长诗《鸟使》、《酒殓》、《生存的航标》等无不传承着中国东方文化的神秘、玄深、宽远的庞大精神境象。著名国画大家石虎先生在九十年代提出的引起中国现代诗歌界极大影响的那篇《论字思维》无不在海上身上得到印证与实践。中国是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消失传统文化形态的国家，这应该引起中国诗人们的思考与追索。而现在生龙活虎的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中国汉字，其悠久的历史形态沿袭、遗传、熏染、发扬，无不牵扯十多亿人的神经与血。石虎先生的那篇奇文使我思考中国汉字中潜藏的属于中国的东方思维的特殊诗意。因为文字的最初构成，是来源于诗意形态。（这在中国大西南至今沿用的古东巴文、古彝文等民族语言中可找到答案）。不管传统的腐朽与糟粕也好，传统的适宜与不适宜也好。中国汉字，这与其它文化形态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奇迹与现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谜。而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诗歌之祖庞德、艾略特，以及后来的金斯伯格等无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一些枝叶便使西方文化精英们痴醉等现象说明，中国文化之底蕴与矿藏的丰厚与优势。这连绘画大师毕加索都心照不宣地说“真正的艺术在东方”。所

绪言

以，在我看来，真正的中国现代诗必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与现代文化的结合而产生出的一种具有东方人精神思维的东西。从这点上讲，海上的诗歌已经向我们证实着什么。

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思潮无不在寻找与发掘传统文化的蛰；从“野兽派”到“立体主义”，马蒂斯与毕加索两位高人在欧洲古代岩画与非洲原始丛林中获得灵感。从“美国乡村音乐”到“美国黑人摇滚、爵士乐”等都以乡村朴素的野气作为底色，以黑人浓密厚重的生存气息与精神气息为内涵，给人们的灵魂带来震撼。我们看见艺术家们深入无人的茫茫戈壁，来到神性聚集的殿堂山林，在贫穷者乞食的瓷碗上看见裂纹的艺术图案……等等。无不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只有寻找原始与野性，才能在平静的艺术画板与死亡的语言模式上打破、重组，然后产生辉煌。因为我说过，人从森林走出，向文明前进，在路上遗失了自己珍贵的东西，艺术家作为人类的精神代表要将之重新捡拾与回归。因为人类的文明发展需要不断缝补自己苍桑的情感。情感是个巨洞，需要激情的巨浪与生命粗壮的草与黑色锋利的石头长进去，她才不至于寂寞与痛苦。回到诗歌，在语言的诗写中就是粗，粗是粗砺的粗，粗是自然锋芒的粗，粗是力的大，坚硬的大，粗可顶破湛蓝的天空，滴下灿烂的血，构成悲恸与颤人的画。所以国画大师石虎先生的画是东方思维的演展与凝结升华。而海上的诗歌是东方思维的诗化与转承。长诗《鸟使》、《酒殓》之题就是浓缩中国文化气质的互动意象词语。它很自由、很宽，像石虎画作的取名都是两字，说明两字浓缩的文化积淀与意象与深度是无边的。所以至今在中国画坛与诗坛，石虎的画与海上的诗没有人模仿得像，也没有人敢模

绪言

仿。因为个性气质的大决定艺术语言的大。百年才出一两个的艺术奇人，我们就只有尊敬的角度了。

浑沌·苍茫

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世界诞生于一片浑沌，人死之后，消失于一片苍茫。其实这是一个有关宇宙学的境界。人不过是世界一尘粒，审视宇宙与人与精神的关系，就是审视人自身创造天空与游离天空的拓展与探索。这与大凉山彝人的创世说一样，人来源于雪的溶化之纯洁之气，而雪水是形成骨头与血的成份，而雪消失与水的消失一样代表生命消失。无水的世界肯定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水带来一切。在海上的诗歌中，浑沌意象浓密，浑沌，本身含义是形成，是不断地修改与打磨自己，海上的浑沌也是如此；产生之前的原初展开是一种溯源，像人类谛听与寻找自己来源于哪一片云，哪一座山，哪一条河。

对于 50 年代出生的诗人，我最敬重周伦佑与海上。两人都 是民间先锋诗人中目前仍具先锋姿态与先锋精神的诗人，周伦佑更多的东西是技巧型的、理性的，属思想型诗人；用哲学与脑在写作。而海上的建树是在诗歌作品与诗歌随笔上；海上的东西更多是感性的、原欲的、直喷式的，属生命型诗人；是用身体能量与自身命运经历在写作。周伦佑目前已停止了经济与生活的命运流浪，在专事写作与编刊；而海上却还在奔波，这是两人的不同。大凡思想性的诗人都在一定时候趋于稳定，他才可能成熟一个母题与哲学思考；而生命型的诗人可能是上天

绪言

的捉弄与驱使，一生几乎都在社会最底层磨难；磨难是炼狱，是生命型诗人前方之路的浑沌与苍茫；所以读海上的许多长诗，你看不到尽头；那是生命的谜，人生的谜；诗歌在此时是运载生命体切割苦难与疼痛的一只无形之船。海上此生身上流过多少血，眼睛视网膜脱落多少次，脚骨折过多少回……已经数不清记不清了。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的20余年空间中，中国北方的漠河、东南方的开放口岸城市、西藏、西北、北京圆明园艺术村、深圳、上海、大西南的云贵川……几乎他那一双生命的大脚走过多少人、多少山川野地、多少城市，又走过多少死亡与梦幻。所以他的诗写与随笔是流泄式的、敞放式的。凡是和海上面对面彻夜交谈过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面对一座高山滚来的锋利之石，是如何砸碎你的狭小与脆弱；面对一片巨大的海，那海上升明月的境势是何等生动与浪漫。海上用自己身体力行的自然之躯顽强的开启着一道神奇的“海上之门”。经历决定了海上的独特，也只有海上具有自己的经历。所以，读海上的《自由手稿》，是读一种丰富的人生的精神内涵。

2002年1月16—18日于大凉山

诗写与自由

少 鹰

“胡思乱想是人类亘古以来的经验。”

“自由是创造经典的唯一征兆。”

“诗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带来阳光，历史将
收获这片阳光。”

——海上

一、 对一个诗写者的疏远与亲近

第一次给别人，而且是这么一个有争议的民间诗人一本几乎横跨二十年（大约是 80 年代中至 2002 年，这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巨变的年代），内容丰富驳杂的书稿作序，对我真是一件富有挑战意义的事。

我和海上认识时间不长，由于海上近两年来一直在深圳和珠海等地漂泊，我有机会多次听他长谈。海上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不

绪言

是太好，名字古怪、行踪不定，身体精瘦，面色苍白，神情冷清，唯一头茂密的黑发让初识者辩不出年龄，而且，似乎好作惊人之语。我想，不了解海上的人大多是和我一样带着些怀疑的态度与海上交往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只要海上一开口，便顿改孱弱木讷之态，目光清明，说古论今，滔滔不绝；尤其谈文论道，更是独有所得。能说会道的人也见过不少，但是象海上这样言辞幽默犀利，振聋发聩的不多。那种海上式的比喻更是生动形象，外加他微妙微肖的比划，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

喜欢听海上聊天的人很多，他因此天南地北地有不少各式各样的朋友，写诗的、画画的、打工仔、政府官员、老板、学者、记者……。其中有交往十几年的博士、教授，也有刚认识几天就成为好友的打工青年。我刚认识海上时，对此很有些不解，后来，听得多了，不听好象不习惯了，便也时不时找机会和他聊天。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天文地理，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我不搞文学研究，也不写诗，但海上聊的东西绝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诗文。

不过，海上不光能聊，还能写。其实海上是个喜欢独处的人，一堆人在一起，海上要是借个什么故溜了，一点也不奇怪。从年轻时迷上写诗到现在，海上真写了不少东西，问世的诗集《死亡、遗弃及空舟》、《还魂鸟》、《人海》等，不过是其诗作之冰山一角，仅我亲眼所见，海上还有多本成型的诗稿和数万行完稿待发的长诗，包括《两界河》、《岸及同名故事》、《酒殄》、《蓝色河流》、《2001：狗日的思想》等，洋洋可观——海上的诗和手稿写在朋友送的各式各样的本子上。这些本子有不同的

绪言

颜色，大小；有的极薄，有的极厚；有的不过是小学生的作业本。当然，本子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上一字一句、一本一本地写完过很多本子，甚至都有题签，序跋乃至插图，完完整整！没能出，倒是比很多已经正式出的书还象书。偶然的機會我見到這些手稿，印象很深。

當過知青、工人、下崗失業者、廣告文案、流浪者，只有初中學歷，已屆天命之年，清貧辛勞，痴迷於寫作，而且並不怎麼關心發表，執迷不悟，不可理喻——簡單地講這就是海上。海上漂泊無定，但隨身的行囊中總有本子、書甚至字典。無論在小旅館還是朋友處，海上似乎總有東西寫，或長或短，或詩或文，他有時一氣寫下一串題目，不知什麼時候又寫完一本本子。2000年，我只知道他常在深圳、珠海、長沙之間奔波（他在做石虎先生的訪談錄，也有些別的事）後來就見到了他的長詩《2000：狗日的思想》，可能有4000（？）多行吧！還有很多短詩，沒見他怎麼動筆啊！與海上同齡的先锋詩人多已逐漸銷聲匿跡，坎坷沉默的海上仿佛碩果僅存般保持了令人費解的成長性。這確實是讓人好奇的。

去年是海上的本命年，有朋友再次勸海上把以前寫的一些詩論隨筆整理一冊，海上似乎有些動心了。今年3月份去珠海聽石虎先生的“‘字思維’詩言文本討論會”時，果然見到了這本洋洋50余萬字的《自由手稿》（打印稿）。隨手翻閱，許多精辟的句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上說，如果我願意可以給這本書寫點東西。這讓我感到榮幸也感到惶恐。特別是在匆匆閱讀了《自由手稿》的內容之後，這種榮幸與惶恐感愈發地強烈起來……

绪言

实在，我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做这个并非必不可少的序呢？由于年龄和经历的缘故，我和海上多少有些“代沟”；思想和艺术水平的距离更是遥远；再说术业有专攻，我可是既不写诗也不评诗，充其量偶尔读读而已。海上当然知道我的深浅，要我写序，有些海上式的幽默？肯定没指望我对他的著述有什么阐发，无非是对我们愉快交往的一点小小纪念？阅读给我的印象确实很深，随手记下了一些感受，不过很快发现写不下去了，海上的手稿涉及太多问题，太复杂。

因为种种原因，《自由手稿》的出版一再延迟，这期间又有几次机会和海上长谈，我也有机会再次翻阅这本不知能否出版的《自由手稿》。这次读得细些，读完后觉得很兴奋，也很疲倦。

《自由手稿》再次印证了我对海上的看法，手稿自由的言说，是真话，有思想，有文采，有震撼力，特别是其中的诗学思考所表现出的卓越的创造力和达到思想深度，让我吃惊。限于我的阅读经验，《自由手稿》也确实比海上的诗歌更直接地给我思想启迪。犹豫再三，我还是重新拿起了笔。

在我们这个世纪之交，每天上演着“饮食文化狂欢节”的消费时代，对一个写诗的人，人们通常敬而远之，甚至书店，也拒绝出售诗集。今年夏天，为帮一个朋友“推销”新出的诗集——一本象模象样、名副其实的诗集，请书店摆放一下，且售书所得尽归书店，作者不要任何回报——我拿了诗集到深圳一家印象中颇有点文化品位的书店，满以为一定没问题，想不到老板看都不看就断然拒绝，理由是诗集不好卖，怕占书店的地方！摆几本书而已啊！此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感慨之余也开始重新思考我所在的城市和时代。

绪言

也不奇怪，一个刚刚富裕起来的地方，一个充满物质诱惑的时代，消费社会，快乐的生活多么诱人！欲望的喧哗与骚动中，谁有心思关心诗歌呢？难得开放，大家都忙着吃喝玩乐，谁不想成为一个先富起来的人，想上哪儿撮一顿就上哪儿撮一顿，买了房子再买车子，谋了位子再谋票子。“社会在进步”，经济上的成功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尺度，这在沿海很多新兴工商城市，表现尤为明显。疏远诗歌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也很合时宜的。

但是“诗歌真的正在离我们远去”？

我们的生活真的不需要诗意？

在刊物上，网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评论家、学者慷慨激昂地进行着义正辞严的社会批判；热情洋溢地呼唤着诗歌精神与历史意识的回归。但是，理论的分析与表态是容易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在具体的充满利益之争的现实中，真正坚持自己煞有介事高喊的立场与观点。愚笨如我，很久，才发现写文章常常仅是为了文章之外的东西而已！言行不一、知行分离在我们周围实在太普遍了，这甚至成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本事。多少知识分子在官场、市场、学术话语场（以及情场）中游刃有余，果然聪明得让人无法不表示敬意。喜欢诗？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崇高理想、道德文章，那是“宏大叙事”，骗人而已。多少人心口不一，或者叶公好龙式地爱着诗，现实中，人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疏远、轻视甚或嘲笑诗人，正如可以找到更多的理由亲近甚至巴结权贵。

一个时代一个城市对一个诗写者的疏远与亲近，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诗歌精神的疏远与亲近。

绪言

真的“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我们的生活真的不需要诗意？

我想，每个人的一生都有遇见过诗的时候。在“黄昏的寥落”与“无处可去的慌乱”中，在喧嚣卡拉OK的曲终人散，在狂欢盛宴的酒后，在深夜无人诉说的孤寂，在暴风雨中的求职路，青草晶亮的露珠，玫瑰娇羞的笑靥，清晨的风，蓝天的鸟，孩童纯洁的眼眸，心灵流血的伤口，渴望的眼神，痛苦的呐喊，一次次偶然的阅读带来的必然的感动……诗的身影从我们天天走过的路口，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地方，飘然而过，带着洞悉一切的黠慧目光，时隐时现。

有哲人沉痛地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不再有诗”。但是，生活在继续，千万不要低估诗的生命力，哪怕是在最没有诗意的年代，最缺乏诗意的地方，诗也在生长。

我们不好意思在公开场合读一本诗，诗人们不愿意被人介绍说这是一位诗人，我们只能在内心隐秘的角落偷偷地喜欢诗？

那些“很多年后的人们读来仍有幸运之感的文字”，那些真正的诗和诗写者，终会得到人们的亲近与尊敬。

二、诗与思——“还魂的练习”

宽泛地看，《自由手稿》是本随笔集，但其中的《诗学篇》等又明显带有高度的思辩色彩，说它是一本诗学理论著作也并不为过。其实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讲，《自由手稿》是海上用一切自由的方式写下一切所思所感的企图和努力——

绪言

当然，首先是关于诗、关于命运、世界、爱与恨，生存与死亡……一个诗人精神成长之路艰辛跋涉留下的深深足迹。

很多感受，异常复杂的感受，我显然没有能力挑选出合适的词语表达它们，对此，我觉得惭愧而沮丧，我长久地沉默。

涉及到的问题很复杂，有关于汉语诗歌的思考，以及被这种思考如绳子般牵到老子、庄子……中国文化源头的追索与再诠释；有关于当代生活的独特体验；打上强烈时代特征的个人创伤性记忆，以及这种记忆结出的思想之果……

我似乎天生喜欢这样的文稿，犹如杂食动物喜欢各种各样的食物一样。世界充满奥秘的无限的复杂性以及对这种复杂性的探索与解释，一直是我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让我从一名机械专业的学生转学哲学；也正是这种兴趣逗引我胡乱出入于哲学、文学、社会学……，以致至今一事无成。记得从高中时代起，我就暗中渴慕一种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东西。我曾经在日记本上勾画过从远古的海洋史、海洋的生物体系到现今社会的庞大的知识架构图。这张图当然由于我的浅薄无法成为什么东西，但无疑它在我的精神成长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哲学家关于世界体系的种种论述亦曾经深深地吸引过我。到深圳后，忙于工作和生计，这种渴慕历经物质时代的浪涛冲刷，已经减弱了许多，但却始终没有消失，并在我哪怕是最心灰意冷的时候维持着我的生趣。我以为海上也是这样的。《自由手稿》将种种历史的、语言的、哲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思考，聚焦浓缩于集“科学的论断与艺术的表达”的诗意综合（《诗学篇》）之中，并且，提供着这种综合所赖以形成的时代背景（《评论篇》、《文论随笔》）、个人语境（《地瓜生涯》）。海上的诗与思，与海

绪言

上独特的生活方式、独立的社会观察和人生体验血肉相连地长在一起，长成了海上满是奇花异草的精神家园。

《自由手稿》有个人诗学观的宣言式的阐述（让我想起尼采的语言）、有诗歌评论、有日记、有的是残章断简，有的甚至略显杂芜。在海上这些独白式、自传性的文字之中，我们可以瞥见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融汇为文化（按海上的观点“诗学即文化”）的巨大的潜在可能性。

除了《评论辑》外，《自由手稿》的其他部分仿佛更多“内心独白”的味道，尤其是其《诗学篇》，卓越的见解与精彩的语言，写就铿锵有力的短章，历史的记述、诗学的想象与哲学文化的思考交融在一起，成为《自由手稿》中篇幅最多我个人认为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作为一个坚持纯粹诗写近30年的先锋诗人，一个特立德行的创作者，孤独的海上潜心作了大量独白式的诗学思考，精彩纷呈，令人击节。

创造与自由——“……自由创造的品质，就是文化的内在精神传统。文化的本质即自由之路。……自由是创造经典的唯一征兆。自由意味着任何心理障碍俱不存在。包括任何刻意的技巧追求，思想追求都不应干涉这种‘自由’。”

“自由写作是神圣的隐私，任何权力话语、权力意识的权利审美都无权干涉或阻止。诗歌创作的隐秘性形成语言系统具有非他性的个体特征。另外，此类隐私确保了自我的完整和尊严；灵性生命需要真正的独立自由。”

“个体生命的神秘性表现在诗歌文本中，是一种自我精神的独立审美。它更拒绝庸俗和实惠的消解。尤其在权威话语仍

绪言

一统天下文化场景的今天，个体生命的自由灵性是文化的良种……”

诗歌与意象——“不要企图以意象来替代诗歌，任何意向在诗中已服从了诗意的扩张……诗所光临的任何境界是诗本身应有的幅度性……诗的存在就在你面前，你视而不见，因为你以为，或随着某种审美的热点不敢去认识它。更不敢去创作一种陌生的东西。你会面对本来就具有原诗性的语言不止如何弄出一个最好的文本。你终于随波逐流了……”

关于各种主义——“不要企图以‘主义’来推举欲望之作，因为还没有一种主义能独立存在，所有的主义是嫡系关系；浪漫中有现实，现实中有象征；唯美或超现实，古典或后现代，万宗不离其谱。诗人的创造是集大成者，所有的‘主义’中的可选性都值得一个诗人细细琢磨。”

什么是诗——“……真诗的使命是，重返三维生命的体验、析出‘神’——灵性生命、‘人’——智慧生命、‘自然’——感性生命。”“诗人应当并不知道正诗写的诗最终是个什么样子，是种什么结局（社会效应、阅读率，以及文化内涵和诗学意义），它的最终面貌会被各种阅读趣向和观念的界限模糊不清，而伟大的语言确保了它的最原初的表达，所以待一切烟消云散时，也是它既清晰又孤独的瞬刻。它所处的历史时空可能被一次又一次的测定……”

诗与真——“我只是不断地交待自己的丑陋，目的是看见自己的真相。一个人的真实，才有人类的真实。”

诗与火——“真正的诗写者面对历史时空，就是面对锋刃、面对诘难、罹难、灾患和凌辱。而此刻的诗言文本往往是重要

绪言

的收藏。”

诗歌的先锋意义：“诗歌就这样，代代有人成为先锋，有人半途逃遁，有人心有旁骛，有人变成宠物，获得了一条脖链，那长度恰恰是他的成功尺度，也是自由度。”“先锋诗歌确实需要时代注入新鲜的血气。先锋诗歌是文化精神的爆发点，即使在社会最不关注诗歌的年代，诗歌仍然是文化进程的先锋。”

.....

这些诗论既非文学的，也非纯哲学的；它既追索语言与文化的根，又思考写作者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既是带有创作者个体痕迹的文学经验，又超越文学与个体，达到诗学（文化）的深度。如果说海上的诗创造了瑰奇壮观的艺术境界，那么海上关于诗歌的思考，则达到了深远苍茫的文化高度。

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海上的诗学思考和他的诗歌一样，并没有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这里辑录的，只是他写过的诗学手记的一部分。包括《诗学文化手记》、《诗歌忏悔录》、《沉默的中国先锋诗歌》等，其中，还包括实际上是一篇大气之作的散文诗《等待那只还魂鸟——献给为汉诗纯正而思考创作的人》。这使得我们不容易见识海上诗学的全貌。但是，这些哪怕是甚至写作时间也无法确定的简章残句，仍然包含了大量出色的诗学思考和散光的思想足迹。海上的诗论，几乎涉及现代汉诗的所有重大问题（主体），包括“现代汉诗”的形成、意义与困境、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个人诗歌创作与诗歌群体的互动、“庙堂”与“民间”、“成功”与“失败”，对历史语境、诗歌土壤的反思、对众多“主义”的思考、“知识分子写作”、“日常生活当下关照”、“后现代写作”等的评论……。